

高考报志愿，我终于跟当时的自己和解了

选什么专业、哪个学校、哪个城市，高考志愿的排列组合是考生们的另一套人生答卷。中新网记者采访了几位曾经的考生，他们来自不同年龄和专业。有的人敢于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路，有的人阴差阳错进入一个完全不喜欢的专业，有的人到中年才终于和高考和解……

在志愿填报的分岔路口，是对于现实和理想的考量与平衡，其中还不乏运气、报考技巧等的影响。在此之中，有圆梦的喜悦，也有失败的遗憾。有人坚持着最初的方向，也有人出发去人生的下一站。



6月10日，舟山中学考点，考生们轻松走出考场，受到了家长和朋友们的热烈欢迎。记者 张磊 摄

30年后，我捡起了18岁时的爱好 潘一掷，48岁，作家

我是1993年考大学，到现在已经有30年了。当年报志愿时，我跟家里产生了很大矛盾，根源就在于学文还是学理。

其实我是一个文科苗子，可惜所念的厂矿中学条件有限，只有理科班没有文科班。此外，我妈妈也不赞成我学文科，即便她是一名语文老师，依然认为当杜甫不如当爱迪生，“当爱迪生可以发明电灯照亮全人类，于人于己更实用。”

就这样，我在理科班“混”到了毕业，数学也没学明白，高考成绩全靠其他科目拉上来。选报志愿时，父母很想让我选西安公路学院的道桥设计专业。但我哥哥比较了解我，说弟弟的数学太差了，可千万别毕不了业，到时丢脸就丢大了。于是我们又重新在理科专业里筛选了一遍，选择不太需要数学的医学院。按照我哥哥的话说，手术不需要数学公式，开药也不需要开方。

就这样，我稀里糊涂地就去学了医。大一有半学期的高等数学，结果不出所料，我考试没及格，头一科就栽了进去。好在后来的几十个科目没什么公式，我总算顺利毕业。由于是妥协选择的专业，自己不太喜欢，毕业后我没去医院上班，而是去医疗公司工作了近二十多年。回想自己为公司做出的最长远贡献，可能就是创意了好多新产品的命名，一直沿用至今。

几十年来，我枕畔一直放着文史杂书，睡前总是要翻一翻。人到中年又开始书写写剧本，回归到了18岁时的爱好，就像是一个大半径的轮回。很多人知道职业定位要看三方面：你喜欢的，你擅长的和社会所认可的，三个圈彼此重叠，中间交集是最佳平衡点。我只是用我自己的故事说明，这三个因素的权重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。虽然“月亮与六便士”永远没有对错之分，但有些擅长和爱好会跟随你一生。

38岁我终于跟高考和解了 38岁，阿夏，公司职员

我今年38岁，来自农村，专科毕业。家境一般，一般到什么程度呢，父母两个人加起来一天就赚几十块。我父母念书不多，但他们从小就教育我要好好读书，只有读书才有机会过好日子。

高中三年我都很努力，但高三那会爆发了“非典”，关键时刻我发烧了，再加上家里的一些事情交织在一起，导致高考发挥失常。本来模拟考分数可以上一本，二本肯定没问题，结果只考上了三本。

二本学费一年可能几千元，三本要几万元。我知道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可能支持我去读三本，所以我主动说去念专科。父母希望我复读，老师也这么建议，但我觉得家里条件不好，还要妹妹要供，我应该赶紧出来找工作。所以我坚持要上专科，父母最终同意了。

爸爸又提出让我念师范，我拒绝了。我的潜意识里一直排斥做老师，为此还跟家里大吵一架，爸

爸一个暑假都没理我。直到我要出发的前两天，他开始给我准备上学的东西。为了省钱，我跟他们说我自己坐火车去学校。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，硬座足足坐了32个小时。

后来妈妈告诉我，我坐了32小时，她和爸爸也一夜没合眼。爸爸一直对我自己去报道、念专科很自责，觉得自己没能力让我上本科。

大学三年我按部就班地过，拿过几次奖学金。实习时班主任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说我表现不错，可以升本部学校的本科。一个班级就几个名额，让我好好考虑一下。我接到电话的时候真的超开心，觉得是老天爷在给我机会。但一想到读本科就要再交2年学费，我就纠结了。父母是支持我继续念的，妈妈说让我不要担心钱，他们会想办法。但纠结一天后，我还是打给老师拒绝了。老师当时在电话里一直叹气，挂完电话我哭了好久好久。

打电话拒绝老师那刻起，我就下了决心：今后的目标就是努力工作赚钱，不去想学习的事情了。

30岁前，我工作一直很拼命，为了更好的发展去了一线城市，后来有幸进入互联网大厂，现在在一家传统公司。

这些年，我最自豪的事情就是，工作后真的没跟家里要过钱，父母也早把我当成家里的顶梁柱，什么事都会来问我意见。妹妹后来上大学，我送她去学校报道，给她买了电脑、手机，我当时没有的通通补给她。一切都在慢慢变好。

今年我终于没再梦到重新参加高考了。我想我应该是从心里放下了这段执念，跟自己和解了。

主动选择一条更难的路，就要做好承担压力的准备 刘丰源，26岁，天体物理博士

高考是实现梦想的机会，甚至是那些最狂野的梦想，比如飞向宇宙。2016年，我报考了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，当时南大天文专业只在山东招一个学生。

我高中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。高中有奥林匹克竞赛，参加竞赛时会学一些大学低年级的教材，当时就了解到天体物理。南大天文系是国内高校中历史最悠久、培养人才最多的天文学专业院系，所以高考报志愿时，我的首选就是南大天文专业。

其实我父母对于天文学是什么、未来干什么都不太清楚，但他们都比较开明，不会过多干预我的选择。南大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是一起招生，两三年后学生再选择方向，是学天文学还是应用性更强的空间科学。对我们专业来说，多半都读了研究生。我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读的硕士，接下来要去爱丁堡大学读博士，都是天体物理。

很多人对天文专业有误解，觉得这个专业就是每天看星星，其实很多时间在写代码。科学是定量的，用眼睛看这种感性的做法已经远远不够。现在的天文台或观测站都是机械自动控制，望远镜和计算机相连通，天文学家所做的工作就是处理望远镜得到的数据，也有机会去野外观测站观测，但并不多。大部分的时间就像其他专业一样，处理实验数据，读论文、写论文。

这个过程其实并不浪漫，在很多人看来还有些枯燥。但我觉得，如果一个人选择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就要做好准备去承担这个过程所带来的压力，你可能要牺牲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才能得到同样的回报，甚至更少一些，因为你主动地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。

在我看来，如果你的梦想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学科，你要想清楚自己有没有信心去面对这样的难度，如果是肯定的回答，那就不要犹豫，不要被别人的说法动摇。如果你认为这个事情对你来说很有风险，或者你自己没有信心，那就可能要采取保守点的措施。毕竟人生很长，大学只是其中的一小段。

而且在综合性大学能接触到不同专业，你有很多机会再去做选择。比如说我有同学在做摄影，还有同学去进修心理学，也有去写代码，学哲学、历史的，很多人做了专业之外自己感兴趣的事。

一股脑全报法学后，大一我转专业了 张亦言，24岁，新闻传播硕士

回想起2017年报志愿，当时的我年少轻狂，不屑听长辈们的建议，完全自己填志愿，系统截止前半小时才定好第一志愿。

文科生能选择的专业，无外乎外语、法学、新闻、经管等等。上高中时，我就偏向法学，当时觉得法学是培养精英人才的，律师上班都是西装革履。所以，当时我几个平行志愿都报了法学。

但真正到了大学，我才发现跟自己想的不太一样，法学专业的特质跟我的性格特质不太符合。上了一年，我实在念不下去了，因为不太喜欢也学不好，压力比较大，后来就转到了广播电视学专业。

很多人都说新闻无学，但这个专业给了我很大的包容度。新闻传播的专业门类很多，实践机会也很多，可以经常出去拍微电影、做小组作业。我选新闻传播其实并不是因为新闻理想，而是喜欢内容创作，比如说做一些视频，尤其喜欢跟大家一起头脑风暴的那种感觉。我喜欢多变的東西，不太能接受必须朝着一条路走下去，这个专业给了我较多的选择，同时也教会了我批判能力、对信息的甄别能力。

最近我也看到了关于新闻学的争论，其实这也是选择理想还是现实的问题。如果是全球经济欣欣向荣，机会很多，我会鼓励大家大胆去追求自己的理想。但现在经济下行情况下，我建议不要把沉没成本堆得太高。报考志愿要遵从你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想清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但是，就算你有目标，也不要太过美化你的目标，比如说当时我一股脑全报了法学，后面发现完全不适合，转专业的成本还是挺大的。喜欢很重要，但是不是真的喜欢也很重要，不能仅靠表面的了解。

对于未来要做什么，我也一直在探索，现在发现做老师挺适合我的，我也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，现在在新西兰的孔子学院做汉语助教。

(应受访者要求，部分人名化为化名)

据中新网